琴台客聚 彥火

第一任《成報》總編輯

1967年8月9日，港英政府宣布封殺《香港夜報》、《新午報》、《田豐日報》三張小報，指其「刊登煽動性文字」，不過是項莊舞劍，為的是一射雙鵰——一是鎮住人心，二是對「左報」殺一儆百。

韓中旋在《香港夜報》做了二年，報館被封，遂改投《天下日報》，也是編港聞。

《天下日報》是香港最早用柯色印刷的報紙。

韓才子在《天下日報》做了兩年先後投《東方日報》、《星報》（中文版）。

《星報》結束後，韓才子為《成報》老闆何文法羅致，職稱是「總編輯」。

《成報》的社長一向由何文法兼任，總編輯一職懸空。

宋郁文（香港電台「咬文嚼字」主持）當《成報》編輯多年，其地位與總編輯無異。行內外均尊稱「老總」，「直至有一天，社長何文法在編輯部貼了一張通告，說明《成報》並無總編輯之設，事情往外傳出，使得宋老先生處境十分尷尬，自此鬱鬱寡歡，終於離開《成報》，結束一場賓主關係。」（張昆倫：《香江文壇》第七期）

《成報》面世30多年，何文法刻意不設總編輯的職稱，原來何老闆對總編輯一職，早已心有所屬。

韓才子雖先後在多家報館任職，相信最風光莫如執掌《成報》編輯部期間。

他進《成報》後，與老闆何文法合作無間，可以真正施展他的抱負。

《成報》雖是小報格，因走的是小市民讀者路線，銷路一直領先。

自從韓才子加入《成報》後，他親自主編副刊「錦繡」版，側重知識性、生活性、趣味性，大受歡迎。

其後報紙銷路一路攀升，廣告也水漲船高，特別是分類廣告，允稱獨佔鰲頭。

韓才子自《成報》退休後，有一筆豐厚的退休金，韓才子晚年退隱江湖，過着十分寫意的生活。韓才子早年也是文藝青年，寫過散文、新詩，舊詩詞更是信手拈來。

之前他答應我每月寫一篇報壇逸事，以他在報壇縱橫大半世紀，題材肯定很多。

過去聽他講古，特別是報壇掌故，也如數家珍，不乏秘辛。

問他後來為什麼改變初衷，「報林素墨」只寫兩篇便霍然停筆。他解釋，事後一想，既然已退出江湖，人事已非，現再寫出來，恐得罪同業，不如退而思其次，風花雪月一番。

他自己把專欄改名為「詩詞文史哲大雜寫」，專寫舊文人筆下的風流韻事。

（《速寫韓中旋》之三）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黃河篇黃河上游貴德之二

「天下黃河水，唯有貴德清」，站在清澈可鑒的貴德黃河邊，看着河底那光滑圓潤的小石頭，感慨不已……就在此時，看見前方200米有兩個人影，我拔腿就向他們奔跑過去。他們是什麼人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我要留住他們的腳步，因為這裏方圓500米內沒有人跡，我找誰替我拍和黃河的合照呢？

走近一看，原來是兩個個子小小的中年男，他們坐在黃河邊洗腳板，嬉水玩樂，輕聲笑語，好不快活！「先生，請問可以替我拍照嗎？」「當然可以。」照片拍好了，我們3人坐着來個「輕談淺唱黃河邊」。

「兩位不用上班嗎？還是今天是你們的假期？」「喲，我們是農民，沒有上班時間。」「那你們不用幹農活嗎？」「不用，我們這裏土地肥沃，種子下去了，只要澆水就有收穫；澆水也沒有煩惱，政府的水利工程把黃河水引到田裏去了，我們只要拔拔草就好。」「工作這麼輕鬆，太讓人羨慕了，那你們的生活環境好嗎？」「好，我們都有自己的房子，糧食、生活用品充裕，天天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，所以常到黃河邊走走看看。」

他們沒有華衣美服，卻有着純樸心靈，自在輕鬆的生活；他們沒有俊朗外貌，卻緊抱着生活初衷，享受着生活每一瞬間，這就是我在黃河邊上耳聞目睹的真人真事！

別過兩位無憂快樂男，我沿着黃河邊悠閒散步，此時一個窗明几淨，整齊排列着數十個瓷碗的小攤吸引着我，「請問碗裏的是什麼呢？」「這是我們青海著名的老酸奶，牧民家自製的，可好吃呢，來，嚐一個！」我看到碗裏滿載着奶白色固體物，一點香味也沒有，心想：「妳可不要騙遊客啊！」瓷碗來到眼前，上浮着檸檬黃色的奶皮，還有小勺子，原來青海的老酸奶要用勺子品嚐。一口下來，我完全明白老酸奶為何香味不飄了，原來青海老酸奶的奶濃度高，發酵過程中牛奶自動凝結在碗裏成固體狀，並把牛奶香味中門深鎖。濃滑如絲，厚重如錦，獨特濃郁的香氣只在口中留步，只有親身體驗，懂得欣賞它的人才能細味它的好——這就是青海的老酸奶。

品嚐着人間美味小食，幾位帶着回族小白帽的大叔在我同桌坐下，他們看到我這個遊客有點好奇。「妳一個人來貴德旅遊嗎？妳是南方人嗎？喜歡貴德嗎？」聊了一陣子，一位貌似部族首領的大叔對我說：「我好喜歡妳，妳來我們回族山區吧，我們山上滿是牛羊，有吃有喝，生活無牽無掛，可舒服呢！」看着大叔寬宏自信的臉龐，我驚訝得眼珠快掉下來了，喃喃自語道：「真的嗎？」「真的，我保證妳在我們回族山區裏一輩子有舒坦的好日子！」

■貴德黃河邊的快樂無憂男。 作者供圖

這就是青海省貴德縣，一個面積3,500平方公里，人口11萬的多民族聚居地；她是一個集農牧生產一身，也有着貴德明古城牆、色彩紛呈丹霞地貌的地質公園、世界之冠的轉經輪等可觀景點的縣城。這裏景色秀麗怡人，讓人心曠神怡，但貴德最讓人喜歡、最能讓您愛上她的，是貴德人熱切擁抱生活，卻又悠閒愜意享受生活的人生態度。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「打他一餐」的故事

中國大陸、台灣、香港傳媒記者們最近難得聚會聊天，其實聚會只是三五知己分兩枱在「吹水」，由於大家都是娛樂記者，所以很少談及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敏感話題；席上有人提議說國語，而說廣東話的也只准說國語，旨在鍛煉大家的語言能力，有語言專家曾經這樣說過：「語言是文化的中心。」

於是，這個晚上的聚會氣氛熾熱，幸好大家都戴住口罩，保持安全距離，不然肯定是「口水花」處處，事關大家爭相用不太標準的廣東話、國語在「發言」，大夥兒笑到「標眼淚」，笑到肚子痛呢！

台灣記者朋友表示，初來香港工作時，體會到其實不少香港市民是聽得懂國語的，但他們以廣東話回答時，「國語人」都是一臉懵逼，聽不懂，特別是說話節奏「快速者」，國語人只看到對方的嘴在「一張一合」……「要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談何容易，單是用詞或俚語，它的含意可以是千變萬化，有些俚語若是仔細思考其含意，往往會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，就是廣東話的所謂『啜核』！如果以為將發音稍為講『歪少少』就是，那就錯了，錯了！分分鐘是發音說成『廣東話粗口』呀；反而，發音不太標準的說國語，鬧出語帶雙關的笑話比較少。」

在筆者的記憶中，就發生過廣東話和國語的「溝通」事件，話說女星甄珍到廣播道某電台接受訪問後，被多位駐電視台的報章、雜誌記者圍訪，甄珍說到家中的小孩太調皮搗蛋，一位女記者就問甄珍：「你有冇打佢一餐？」甄珍聽不懂廣東話，問站在她旁邊的筆者：「她說什麼？」筆者答：「她問你，有沒有揍小孩一頓？」甄珍始明白過來，猛力點頭話：「有呀！我有打他一餐！」筆者所知，甄珍的廣東話和女記者的普通話，都已大有進步了。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邊緣人

也不知道這兩年是怎麼過來的，一直有什麼壓在我心裏呢？因每天睡覺的時候都要猛力呼吸才可以鬆一口氣！

其實近幾年所承受的精神壓力是說不出的沉重，也真的走去跟醫生朋友請教，他們都指出我是邊緣人，因為各種因素而影響到情緒，好容易會患上情緒病，不過因為我的性格樂觀，什麼事都用正面的態度去面對、去思考，所以情緒病不會打擾我，反而我的控制能力令我可以撐着。

一直在身邊的朋友都見到我的抗壓力度有多大，當然我的力度也是從每個身邊值得我取經的人那裏吸收過來的。

這幾年生活上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多的是，只能一個個問題拆解，迫自己去解決。當然也不是每個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，那便繼續令自己的作戰狀態保持住。不過除了是心理狀態，還有生理狀態，也是要時刻注意的。

尤其是全球疫症，沒人可以獨善其身，那是目前最令人擔心亦仍然是最重要的事。惟有自己注意，保護自己，也要求身邊的人，到今天很多人都放鬆晒，以為安全了，以為香港平安了！稍微有好的轉變，我認為身上的警鐘仍不能關上，必須隨時候命！

到今天疫症肆虐半年有多，我倒發現香港仍有很多人沒有去做新冠肺炎病毒檢測，這種病毒存在的風險肉眼是看不見的，實在不明為何怕去檢測，這些沒心沒肺的人只要一出事就會連累人；如此自私的大有人在！

醫生朋友提醒我，叫我們那些口罩消毒液不離身，這疫症不是說斷便斷。疫苗也是在積極研發中，他們說起碼一年，一年應該可以回復正常的了，玄學大師亦同一口徑，起碼到2022年2月！這密碼中有什麼玄機呢？

■我們要學習叻哥多發放正能量！ 作者供圖

百家廊 傅昱

不廢江河萬古流

作家李修文在《枕杜記》中說，在河北的一個小縣城，走出旅館，他到街面上去買鞋。在一家鞋店裏，正埋頭試鞋，突聽一聲猛喝，驚詫之餘，卻發現店主的臉湊近了他。店主自顧自大叫，原來幾年前這位店主曾在北京一家快餐店幫工，是李修文去吃快餐時認識的。幾年下來，店主回老家開了鞋店。沒想到，店主非常痛快地關了店門，請他一起回家喝酒。他端起一盤豬頭肉，走向店主那在一旁敬立的一雙兒女。熱淚盈眶之餘，李修文不由想起杜甫的詩：「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間黃粱。主稱會面難，一舉累十觴。十觴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長。」

杜甫的真性情，是刻到骨子裏的。李修文遇到故人，心有所感，與杜甫心底的真情合上了拍。杜甫對親人，更有肝腸寸斷的深情。唐代詩人的妻子，幾乎沒有多少存在感。唯有杜甫，將妻子楊氏的生活點滴全部寫進詩裏，真摯感人。安史之亂爆發後，他和楊氏搬到鄜州避難。不久，杜甫聽說唐肅宗在靈武即位，隻身北上，前去投奔，他不幸被叛軍俘虜。身在淪陷區，杜甫非常想念妻子，寫下：「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……何時倚虛幌，雙照淚痕乾。」

今天，當走進成都杜甫草堂，一旦發出杜詩的聲音，好像杜甫就活在我們中間似的。杜甫是真誠、親切、通人心的，他的音容笑貌已滲入我們的周遭，揮之不去。魯迅先生曾說過：「我總覺得陶潛站得稍稍遠一點兒，李白站得稍稍高一點兒，這也是時代使然。杜甫似乎不是古人，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裏似的。」

莫礪鋒先生當知青時，狂風把知青住處屋頂的茅草颳去了大半。因當時搶種小麥，沒有人手，生產隊長說要過幾天才派人修屋頂。夜晚，莫先生躺在被窩裏，北風怒吼着從屋頂上滾過，寒氣逼人。他緊裹被子，喃喃地背誦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：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，風雨不動安如山。」背着背着，莫先生彷彿看見杜甫從黑暗中浮現出來，用仁愛的眼光注視着這一切，一股暖流倏地湧上他的心頭。

「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」晚年的杜甫是悲苦的，心湖雨又風，浮沉雨打萍。艱難的生活，使他眼裏盡是風急天高的凜冽和渚清沙白的冷清。如果用心去體味，我想在我們寬廣的心湖之中，總會有一輪真性情的杜甫影像浮現。是的，杜甫一副肩膀看似柔弱，卻撐起了一座文學與道義的高峰。杜甫仕途坎坷，雖曾被肅宗任命為八品左拾遺，但在這個言官位置上幹了沒幾個月，就因——為朋友進言而被放了長假。

原來，杜甫有個朋友叫房琯。房琯身為宰相，曾是玄宗的寵臣，他曾向肅宗上書，請求領兵收復長安和洛陽。房琯領兵在長安的西渭橋與叛軍相遇，大敗。房琯羞愧難當，向唐肅宗請罪。當時肅宗未予追究，但屋漏又遭連夜雨，房琯府上有一琴師叫董庭蘭，此人深得房琯賞識，很多人為與房琯搞好關係，賄賂董庭蘭。肅宗聞之震怒，決定不再放過房琯。杜甫眼看房琯要倒台，竟向肅宗上書直言不宜。肅宗大怒，不僅罷免房琯的宰相之職，而且讓杜甫回家。

論身世遭際，在歷代文人中，杜甫比屈原、司馬遷等人，並不算最悲慘的。他懷揣報國理想，直至老病殘冬，一輩子顛沛流離，未居廟堂之高。然而，正是在戰亂頻仍流離失所輾轉四方中，杜甫能不斷把動人肺腑的生活印記寫入詩歌，留下了很多真性情的時代回響。「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」高官達人、皇帝大臣的記憶漸漸隱去，杜甫的詩卻如江河奔流萬古不朽。

杜詩之所以能在今天不斷走向人心深處，其思想意義、文化資源、美學境界衣被眾人，就是因為杜甫心靈至真、心底至純。無論詩歌愛好者還是專業學者，無論漢語文化圈還是其他語言翻譯文字，都對杜詩推崇備至。對杜詩的當代價值，首先是從「己溺己飢」推之而來的仁愛精神，悲天憫人，捨己為人，忘我利他；其次是「友於花鳥」的生態意識，在杜甫「一重一掩吾肺腑，山鳥山花吾友于」、「寂寂春將晚，欣欣物自私」和「江山如有待，花柳更無私」詩句中多有體現，「物自私」與「更無私」相輔相成——成為其「天人共生」理念的體現。

杜詩不僅可證史，且能補史之不足和亡佚，甚至糾史籍之錯訛。清人黃生說：「讀唐詩，一讀了然，再過亦無異解。惟讀杜詩，屢進屢得。」新詩代表人物馮至的詩歌，能地負海涵，並抵達生命最底處，在於與杜甫不斷接近和靠攏。「你在荒村裏忍受飢腸/你常常想到死填溝壑/你卻不斷地唱着哀歌/為了人間壯美的淪亡」，從歷史人物到無名小輩，從城阜小鎮到飛蟲小草，從個人片段到共同遭遇，凡真情引領，都在沉鬱頓挫氣息中形成合流之勢。

水與人的生命，或許存在着某種承載關係。杜甫輾轉於江河，最終是死在船上的，好像是命中定數。米蘭．昆德拉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中，托馬斯總覺得，特麗莎是個被放在草籃裏順水漂來的孩子，草籃漂到他的床榻，他順手提了起來。這種關係，在落魄的杜甫那裏，演化成了激烈而永恒的人文情懷，這正是「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」。江河的情緒萬般不定，微笑、哀傷、憤怒隱秘於山川間、叢林中。同時，江河是大地的血脈，湧動着最原始的生命激情。杜甫在江河邊上不停地寫呀寫，把民間疾苦、世情百態全部真實寫進詩句中，講真話、抒胸臆、抨黑暗。1959年，著名畫家蔣兆和為杜甫畫像，面清瘦、皺叢生，頰上寫滿滄桑和憂患。蔣兆和在題款中引了杜詩「丹青不知老將至，富貴於我如浮雲」，又寫上了自題詩「我與少陵情殊異，提筆如何畫愁眉」，表達其無限崇敬之志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秋意和咳嗽

近來雖然新冠肺炎數字回落，但身邊的「生病」個案其實不降反升。社會的整體健康一向不應只看個別流行病毒。中醫較看重氣節對人身體的影響。秋老虎一不留神便出現，早晚涼了，又穿不夠，巴士冷氣還如炎熱時的水平，人很容易便生病了。

上星期一位朋友因為咳嗽了兩星期，中、西醫也看過， 沒有太大進展，於是在網上問問大家有何經驗分享。七十幾個留言當中，對於我這種喜歡研究養生及健康的人，當然是個大寶庫，可以一窺香港人的偏方或取態。

留言大約分三類，一是西醫，二是中醫，三是不同的偏方或湯水。西醫通常已看過不少，所以不被採納，處理咳嗽是現代醫學中的短板，很多平時篤信西醫的人也承認西醫對咳嗽確實束手無策。中醫面對咳嗽也要高手出招——且前提是你一開始沒有服西藥，因為若方向正確，首先要把西藥壓下去的咳嗽重新透出來，才能再順利排寒排毒。另一問題是很多中醫也偏用清熱藥，那只會暫時止咳，很快又會回來。

這去到偏方的衍生問題，大部分偏方如鱷魚湯、水果潤肺湯等，都是偏清涼的；久咳的人一服可以暫時舒緩，但幾日後便回來了。好的中醫常常說，現代人多偏寒，一是冷氣，二是少運動，三是吃太多水果但平時不流汗，形成寒濕體質，肺和腸胃最易反映出來。身體一有機會就把寒氣推出去。吳清忠中醫說過，不論是太累所以染到風寒，還是身體儲夠能量去排寒（如我們所說為何一放假休息就會病），都會有「生病」的徵兆出現。但其實並無特別因由，處理方法都是一樣，就是幫身體排它想排的東西。

不懂分寒熱咳嗽，最妥當的做法是吃粥，要用粳米（珍珠米、日本米）煲，一天三餐也吃。加上戒口，生冷酸奶一概不能吃。留言中有一令我留下深印象，有人說他從前即使打開雪櫃，都會立刻咳幾聲。後來中、西醫也試過，用自己的方法慢慢改善體質，就不再有一轉季便咳不停的問題。除了戒口，就是晚上穿多一件背心睡覺，腳的部分用暖墊，慢慢便沒有了咳嗽的問題。這也是我們的經驗！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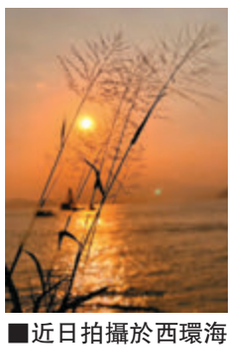
天涼好個秋

在四季更替上，香港總是慢半拍。霜降之後，氣溫變化仍不明顯，出門那一刻，體感才後知後覺，把天涼好個秋表達了出來。朋友圈，額濟納旗金黃的胡楊、碧藍的河水，喀納斯被上帝打翻的顏料盤裏，油畫般絢爛的景致，宛若跌落人間的一處仙境。再抬頭看看周圍，士美非路上的大花紫薇開得正紫，攀緣在科士街巨大石牆上的小葉榕，葉片擁簇着葉片，樹冠和樹冠參差交織，整條街都籠在深深的蔭影裏。偶有風斜過，幾片樹葉顫顫落下，也都是綠綠的。

遙望北方，城市裏的變化不算明顯，除了街道兩邊排列齊整的楓樹、銀杏樹，稍稍有些轉黃的跡象，年輕人還在用長袖短衫倔強地眷戀着夏天的最後一段熾熱。城市之外，山野鄉間，秋意的濃艷，是這一年中最好的顏色。山山帶彩，樹樹橙紅，隨便裁上一幀擱在畫軸裏，都是巨幅的李可染手筆。蘋果已經採摘完了，正收拾着送進冷庫。玉米都拾掇乾淨了，一大串一大串垂在向陽的簷下，靜待日照風吹，曬乾晾透。大片大片平整的土地上，冬小麥開始泛出了淺淺的綠。天高地闊，淡藍悠遠，架不住日頭匆匆西沉。才剛還覺着頭暖頸熱，周身舒坦，一愣神，暮色將近，一絲不易察覺的風，順着捲起的袖口，在腋下打了個彎，冷不防，就是一激靈。

秋意襲來，疫情未清，再遇上秋冬流感疊加，形狀恐怕不容輕視。各路公共衛生機構、醫院、專家，不斷提醒，盡早去打流感疫苗，減少隱患。人人惜命，粥少僧多，一時間，一針難求的新聞在各地接連出現。資源稀缺時，權勢財富握有者的優越，赤裸裸地四處瀰漫。標榜民主典範人權至上的美利堅合眾國，執筆時已有超過860萬民眾感染新冠病毒，殞命者達20多萬之巨。弔詭的是，冷酷的病毒，雖然最終也無差別地擊中了74歲高齡的總統特朗普，以及較他年輕24歲的貌美妻子和幼子，可短短幾天，全世界最有權勢的這一家子，便個個精神抖擻地再次活躍在鏡頭面前。這個肆虐全球令諸多國家苦求良方的病毒，彷彿只是落在衣襟上的煙灰，總統輕輕撣了撣，它就輕飄飄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相較之下，也曾遭病毒襲擊的英國首相鮑里斯．約翰遜，就倒霉多了。被迫中斷領導國家重責入院接受治療，一度甚至被送入了重症監護室。多日之後，幸運逃過一劫重新出現在公眾面前時，眼眶深陷，白髮稀疏，整個人都似老了一圈。鮑里斯．約翰遜可是足足比特朗普小了18歲，體質上再不濟，也不至於差出這麼多。科研人員孜孜不倦，醫學奇跡屢屢爆出，但同一病毒感染人體引發的病症如此天差地別，到底叫人起疑。若不是特氏天賦異稟，那必定是採取了不能對外言說的非常之法。政壇鬥法，向來高招頻出高深莫測。期待若干年之後，有一部能超越《紙牌屋》的政壇劇作，讓我們從中窺探一二。或者，以調查稱霸業界的美國媒體，能以真憑實據，為我們這些看客們，一一解析其中的神機妙算。



■近日拍攝於西環海邊的夕陽一瞥。 作者供圖

困守愁城的日子，眼看快滿一年。從春節巴望着五一，又在失望中盼望着十一。現在，十月已完，關口解封的消息遙遙渺渺。進取的人開始醞釀春節，我沒有那麼樂觀。明年3月倘若能回復昔年秩序，我已大喜知足。